



在情境中綻放—記族語教學新階段

イラストで花開く—民族語教育の新たな段階について
Blooming in Real Situation: A New Stage of Aboriginal Language Teaching

文・圖 | 洪采薇 (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生)

「族語就是我。」時值高中三年級的飛亞·飛丞如是說。

飛亞是居住在花蓮市內的撒奇萊雅族，父母皆是撒奇萊雅正名運動的重要成員，自他小學一年級開始，幾乎每年全國性原住民語競賽都可看到其身影，2020年更拿下首辦全國語文競賽本土語文「情境式演說」高中組特優。問他至今族語對其有何意義？沈思數秒後，他說道，「我就在文化裡。」。

「有時會夢到比賽不順利，如果想太多，就會有100個困難要阻擋我，所以去做就好了。」說這番話的是國小五年級的劉昕，他是首辦「情境式演說」國小組特

優。父母早年離開家鄉花蓮移居桃園，始終對自己血液原鄉懷有孺慕，兩年多前因族語老師力邀學族語，讓劉昕多了有趣的學習經驗，隨著孩子朗朗族音，也喚起父母久遠前的成長記憶，隱隱標示著撒奇萊雅族第二原鄉桃園族語復振的情況。

視域融合

對40歲以上的原住民而言，「不一樣」曾經是又酸又苦，只能在族群裡或獨自消化吸收的經驗，但對成長在近20年的青少年而言，「不一樣」依舊是事實，但也是機會、是資源，更是個人生活主題，構

成更多彩的生存動態。高三的飛亞·飛丞，班上同學多是漢族，三不五時，同學會問他「這個族語怎麼講？那個的族語是什麼？」不僅飛亞習慣這一切，身邊同學也習慣生活領域中有另外一（多）種語言存在——因為本來如此。隨政策推廣和落實，師生切實教學相長，這樣的「不同」逐漸擺脫令人不知所措的命運，多了知識與文化交流的積極意味。一位學生，將一個瀕危語言帶入眾多師生的視界，用Gadamer的說法，「帶來了視域融合（fusion of horizons）」，從此生活在這個環境裡的每個人都不會再和過去完全一樣了，我

對40歲以上的原住民而言，「不一樣」曾經是又酸又苦，只能在族群裡或獨自消化吸收的經驗，但對成長在近20年的青少年而言，「不一樣」依舊是事實，但也是機會、是資源，更是個人生活主題，構成更多彩的生存動態。



們可以想像，這是一種世界觀等級的改變。

因為有你，學習才有趣

對小學五年級的劉昕而言，事情則沒有這麼多道理好說，和「學族語」有關的形容詞無他，就是「很好玩」！他的學習時段是早自習，一週一次，他離開教室與林言蓁族語老師一對一上課，但他並不感寂寞，因為還有許多活動。在「原住民族語單詞競賽」前，與其他語別（大多是阿美語）的學



飛亞·飛丞（左）與老師胡美芳（中）和撒語參賽學生李靈在2019年全國語文競賽現場，李靈來自Kenyu部落，國小時亦是胡美芳的學生。

生一起組成撒語隊，在假日一起玩耍背單字，就是最大誘因，同儕讓學習走得更長久。

經由比賽，孩子走出熟悉的生活環境，接觸更多人事物，交朋友、練膽量，走上舞台、打開視野。將過程中的一切相加起來而得的整體，遠大於「老師+學生+族語」這一公式，因為孩子將在過程中，透過與他人參照和自省，自然而然學習並尋找「我是誰」的答案。

回到開始

飛亞·飛丞還在牙牙學語時就已經隨父母參與各種族群活動，2007年初，撒奇萊雅族成為中華民國官方承認的第13個原住民族，那時飛亞不過三、四歲。就學後，飛亞和哥哥們便代表撒族參與各項比賽，無論結果如何，「撒族都不能缺席」，父母自小便將灌輸這樣的想法，因此當得知第一屆本土語言情境式演說項目沒有撒族學生報名時，媽媽李秀蘭便期望飛亞能夠參



經由比賽，更多人事物，
交朋友、練膽，
走上舞臺，
打開視野。



經由比賽，孩子走出熟悉的生活環境，接觸

加，飛亞說：「我就是族群的人，學語言、參加這些活動，我覺得很自然，沒什麼問題。」

「競賽」或許是人類天性，但對少數族群而言，如何「不缺席」往往才是第一線也是最大的憂慮來源。政府目前保障「瀕危語言」參加某些全國競賽，此一舉措對學習瀕危語言的孩子無疑是一項鼓勵，起碼他們能夠來到大舞臺，讓像劉昕這樣年紀的孩子感到新奇、躍躍欲試，讓努力學習的孩子如飛亞能夠被眾人看見，以此作為回饋獎勵，亦成為延續



飛亞·飛丞在2020年本土語文情境式演說的現場。

熱情的燃料。

學齡前，飛亞聽著阿公阿嬤講阿美語，習得基礎聽力，至於撒奇萊雅語，則是小學二年級時才開始學習，爸爸督固·撒耘是第一位老師，第一年的學習目標是參加朗讀競賽，一路比賽至今。小學三年級時，媽媽請託原本只教阿美語的胡美芳老師代為在賽前指導，認為自己也是撒語初學者的胡老師臨危受命，卻也讓她成為許多孩童撒語啟蒙的老師。國中時，花蓮縣立國風國中成立撒語社團，指導老師是水璉部落的宋德讓耆老，飛亞是創社第一年唯一也必然的學生，直到國二時另有兩位撒族學長姐加入，讓學習

更有生活感與活潑性。

原鄉之外

桃園地區的撒奇萊雅族人散居各處，劉昕一家與漢人混居，附近來往的原民大多為阿美族，若主觀評估，原民生活仍舊不足兩成，除了返花蓮探親和特殊節慶活動外，幾乎沒有接觸撒語的機會。幸好，還有滿腹熱忱的老師，不同於在花蓮容易選擇及安排老師，劉昕與哥哥劉方學撒語是起於族語老師林言秦主動多次探問，劉昕的母親李玉苓形容林老師幾乎是「已經站在家門了，不學不行。」劉昕的父親劉



劉昕(中)、劉方(左)與林言秦老師在2020年本土語文情境式演說競賽現場合影。

勝國族籍本是阿美，直到發現自己流有撒奇萊雅族血液，毅然決然選擇讓孩子學撒語，接觸文化。

註：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，2020年底原民人口占桃園市不足3.5%，有戶籍登記的撒奇萊雅族有137人，佔全國撒族人口(1,009人)13.6%，是花蓮縣之外最大的居住縣市。

劉昕小學三年級、劉方國中一年級，林言秦老師不辭勞頓至學校教學，遇到團體賽，又四處奔走組成撒奇萊雅隊，劉昕得以在學習第一年躬逢其盛，參加團體單詞競賽與個人朗讀競賽，而後有第二年情境式演說競賽的好成績。

李玉苓認為在桃園生活範圍內，原本族語學習風氣並非旺盛，若非老師如一支不屈不撓的箭，加上政策與學校支持，讓「族語教師」打前鋒，恐怕難以串連起分散各地的家庭和學生。

情境式演說

從以片段記憶為主的單詞競賽、看稿演出的朗讀競賽，再到必須臨場發揮的情境式演說，此一試辦展現全國性本土語文推動以「生活落實」為指標的企圖。「生活落實」指的是題目內容的生活性，而背後理想則是讓族語賦有融入日常中的「生活感」——或說「無感」，當說族語就與說其他強勢語言一般乃至無察自己正在說族語，族語復興方是告成。理想的比賽指標提供處在摸索、困疑中的教學一盞轉型的明燈。那麼，師生們是如何準備呢？

背單字是基礎，劉昕每天自發背一頁學習詞表(前千詞表)，每背完一頁就在頁緣寫上日期，重視其學習的爸媽不時會抽問。偶爾劉昕自己瀏覽「族語E樂園」網站，「挑毛病」是個人小小樂趣——找出和老師所教不

「生活落實」指的是題目內容的生活性，而背後理想則是讓族語賦有融入日常中的「生活感」——或說「無感」，當說族語就與說其他強勢語言一般，乃至無察自己正在說族語，族語復興方是告成。



劉昕在2020年本土語文情境式演說現場。



劉昕於2020年本土語文情境式演說獲獎並與林言藥老師合影。



劉昕參加桃園市原住民族語朗讀暨演說競賽，並與林言藥老師合影。

心眼前這關，成績將來還追得回」，族語競賽固然對升學有助益，但身為族人的認同感才是讓他能夠以「理所當然」態度面對挑戰，長久以來堅持致志的根本動力。

飛亞從小參加單詞競賽，累積一定單字量，接著學慣用語句，稍長後老師教導基本構句，因此在演說時，得以較自由地提取記憶、選詞造句。然而比賽時能夠說許多形容詞、動詞，卻偏偏忘記「蚊子 likes」，從中我們或可窺見，在課室與競賽場中雖以「生活」種種為素材，但距離真正在生活中用族語仍有一段彌遠之路。

學得和英文一樣好？

仍是撒語、英語初學者的劉昕偶爾會將兩種語言的單字混淆，更需師長付出時間，協助細心辨識。學習多年的飛亞已突破這道關卡，但他坦言在日常中無法像使用英文自在流暢地說族語，畢竟英文是學校裡反覆測驗的科目，日常也隨處可見。換言之，若族語得到英文般的「待遇」，飛亞有把握地說：「一定也能想講就講。」

把族語帶回家

近年，飛亞一家和外婆住在一塊，雖仍難以開口講族語，但聽力確實變好了。

111學年度起高中以下學校需將本土語文納入正式課程，此前，學校大多成立「族語社團」，讓學生在一週一次社團時間選擇接觸族語。無論是正式課程或社團時段，本土語言總要和其他學習領域或學科一起分配（爭奪）有限的學習時間。如何讓不足一小時的「族語」有更大生長空間，靠的是學生用興趣與熱情澆灌，家長重視與相應而生的陪伴，則讓族語有更多「落實」可能。

當族語走出40至50分鐘的課表界線，便來到生活領域。兄弟一起學族語，哥哥劉方現在偶爾會糾正劉昕發音，兄弟兩人可以切磋，也

可以用族語吵架——還有比吵架更快使族語生活化的嗎？父母在旁敦促，聽到孩子講出曾經熟悉的語言，喚起記憶盒子，裡頭裝著有同樣聲音的場景，是成長時的家鄉、父母和兄弟姊妹。

政策、律法、競賽僅提供方向和舞台，是族人每日耕耘，終有片刻，不依靠背

誦和文稿，族語自然流洩，那族音是小小種子，體驗到播種美好的學子，會將那一刻延續，期待族語茁壯、開枝散葉，再度庇蔭在她周圍的所有族人。◆



洪采薇

台北市人，1983年生，遊走於雙北、宜蘭、台中，現居花蓮。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生。曾任原民會瀕危語言復振計畫之營造員。現任高中實習老師，夾縫中創作文學，朝向自給自足自由文字工作者的一天。